

論文

陳郡謝氏的家族教育與大謝開創山水詩

施又文*

摘要

本文以傳記、作品與西方創造心理學的交叉詮釋，探討陳郡謝氏的家族教育與謝靈運開創山水詩的關連性，西方創造心理學學理皆以實驗成果做為論據，足以增強本研究的信度。

陳郡謝氏在教育上採取開導、啟發、同儕學習的方式，這使得「重情任性」的門風茁長，卓犖浪漫的人格得以養成。自謝混起，為因應當時學術風氣的轉變，家族教育子弟偏重從文學來培養子弟；兼之熱愛山水的門風、優越的門第條件，使得功業認同感缺陷的謝靈運轉而從山水詩的領域力求卓越，不僅彌補了他在祖德功業這部分的缺憾，同時推動了文學史的發展，山水正式成為詩的獨立題材。

關鍵詞：謝靈運、家族教育、祖德、自我認同、山水詩

一、前言

西方創造心理學的研究發現，家庭對兒童的創造性具一定的影響力，家庭中的書香氛圍與人才的產生相關較高。¹

古代中國聚族而居，族人營共同之生活(包含教育)，因此，家族(庭)教育對人才之產生關係至鉅。尤其，六朝世家大族為確保政經實力綿延不替，特別重視「賢父兄」與「佳子弟」的涵育、培養。²琅邪王氏與陳郡謝氏並列南朝第一、第二大的家族，即肇因於家風家學之美，其子弟能清言、善屬文、好技藝，甚者無所不能。南朝學術風氣轉向文史，士族以詩文經藝教育子弟，陳郡謝氏乃偏重文學為子弟設計生存方式。

劉勰《文心雕龍·時序第四十五》云：「王、袁聯宗以龍章，顏、謝重葉以鳳采」，³王、袁、顏、謝這四族都出現過許多有名的文人。王羲之一門愛好自然，東晉穆帝永和九年，他邀集四十一位文人參加蘭亭修禊，羲之與其子也都

* 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¹ 郭有適，《創造心理學增訂版》(臺北：正中，1991)，頁 200-208。

² 錢穆〈略論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之關係〉云：「門第之所賴以維繫而久在者，則必在上有賢父兄，在下有賢子弟，若此二者俱無，政治上之權勢，經濟上之豐盈，豈可支持此門第幾百年而不弊不敗？」見《中國學術論叢·三》(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5)，頁 159-160。

³ [梁]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58)，頁 435。

寫下了蘭亭詩。⁴這不禁引起吾人好奇：開創山水詩者，為何不是琅邪王氏呢？

本文擬透過傳記、作品與西方創造心理學的交叉詮釋，探討陳郡謝氏的家族教育與謝靈運開創山水詩的關連性，藉此梳理山水詩所以由靈運「開先」⁵、「始創」的契機，⁶不僅當時「遠近欽慕」，⁷甚至遺澤族人及後代文人。⁸

二、陳郡謝氏的家族教育

陳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二禮儀》云：「自漢代學校制度廢弛，博士傳授之風止息之後，學術中心移於家族。」⁹《顏氏家訓·卷第三·勉學篇第八》云：

士大夫子弟，數歲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禮、傳，少者不失詩、論。及至冠婚，體性稍定；因此天機，倍須訓誘。

士族在家族內實施教育，以涵育家學家風。家族教育提供了正式課程、非正式課程與潛在課程來培育子弟，使子弟長成「芝蘭玉樹」。¹⁰從 20 年代到 70 年代，美國不少遺傳學家或心理學家研究發現，天才的出現與遺傳與環境有關，至少遺傳決定一個人的傾向，而良好的環境則是發展才能的重要條件，創造行為可以經由學習獲得，創造行為的卓越性與學習的質量恰成正比。¹¹

本文以下即就陳郡謝氏家族教育的特色與靈運開創山水詩的關連性論述之。

⁴《晉書·卷八十·列傳第五十·王羲之》云：「羲之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遊，弋釣為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遍遊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見〔唐〕房玄齡等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晉書並附編六種》（臺北：鼎文書局，1976），頁 2106-2107。

⁵〔清〕沈德潛《說詩碎語》云：「遊山水詩，應以康樂為開先也。」見顧紹柏：《謝靈運集校注》（臺北：里仁書局，2004），附錄五，評叢，頁 641-721。

⁶〔清〕王士禛云：「迨嘉間，謝康樂出，始創為刻畫山水之詞，務窮幽極渺，挾山谷水泉之情狀。」見氏著，《帶經堂詩話》（臺北：廣文書局，1971），卷五「序論」，頁 2a。

⁷《宋書·卷六十七·列傳第二十七·謝靈運》，見〔梁〕沈約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宋書附索引》（臺北：鼎文書局，1975），頁 1743-1787。

⁸謝靈運山水詩對當代與後代的影響，可參考劉明昌，〈謝靈運山水詩創作藝術之價值〉，《謝靈運山水詩藝術美探微》（臺北：文津出版社，2007），第五章，頁 234-261。

⁹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臺北：里仁書局，1994），頁 15。

¹⁰《世說新語·言語第二》記載謝安與諸子姪之間的問答：「謝太傅問諸子姪：『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車騎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階庭耳。』」（第 92 則）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臺北：王記書坊，1984），頁 145。後文再次引用，僅標識作者與頁碼。

¹¹同註 1，頁 54-63。

1. 尊重個性差異，兼以開導啟發

陳郡謝氏是一個晚起的家族，晉人稱之為「新出門戶」，¹²由儒入玄的轉變較為容易，在玄風的薰染下，謝氏很快便形成了重情任性的新門風，其標誌性人物是謝鯤。

謝鯤姪子謝安未出仕前，謝尚、謝奕、謝萬等兄弟經營豫州十幾年，當時教育子弟的責任是由謝安擔當。《世說新語·假譎第二十七》云：

謝過年少時，好著紫羅香囊，垂覆手，太傅患之，而不欲傷其意，乃假與賭，得即燒之。(第 14 則)¹³

謝玄小名「羯兒」，因此有人稱呼他為「謝羯」或「謝過」，他年輕時，喜歡在手腕上佩戴紫羅香囊，香囊下垂覆在手背上，謝安很不喜歡，卻又不想傷他的心，就假裝和他打賭，贏到手就把它燒掉。《世說新語·紕漏第三十四》「謝虎子嘗上屋熏鼠」條記謝據曾「上屋熏鼠」，他的兒子謝朗不知父親做過此事，跟旁人一齊訕笑。後來謝安婉轉地告訴謝朗：「世人以此謗中郎，亦言我共作此。」謝安「虛託引己之過，以相開悟」(第 5 則)，¹⁴委婉地加以引導疏解，巧妙引導謝朗知錯能改，與前引〈假譎〉一篇都不採用強制的手段，這正是謝安教育子弟的特色。

謝安與子姪輩品藻識鑒，也是以平等的態度、啟發的方式，開展對話或交流，允許大家自由抒發不同意見。如謝安故意說謝萬是「獨有千載」之人，謝玄則持異議：「中郎衿抱未虛，復那得獨有？」(《世說新語·輕詆第二十六》第 23 則)¹⁵又問子弟對於晉武帝贈禮給山濤一向不多的看法，讓子弟自由地抒發自己的見解(《世說新語·言語第二》第 78 則)。¹⁶這種尊重子弟的家教，一直到謝混在烏衣巷教育子弟依然如此。

謝混在烏衣巷宅邸調教謝家子弟，諄諄教誨靈運、瞻、晦、曜、弘微諸人，他觀察到子姪不同的特質，提出針砭，並且要他們加以改善。靈運和瞻都有名士風標，靈運的缺點在於任性不守規矩，謝瞻的弱點在於鋒芒太露，謝晦的問

¹²《世說新語·簡傲第二十四》云：「謝萬在兄前，欲起索便器。於時阮思曠在坐，曰：『新出門戶，篤而無禮。』」(第 9 則)阮裕年輩長於謝安、謝萬，其人個性又較矜高，以門第自炫於謝萬，故有此當面斥責之舉。余嘉錫，頁 773。

¹³余嘉錫，頁 863。

¹⁴余嘉錫，頁 914。

¹⁵余嘉錫，頁 843。

¹⁶《世說新語·言語第二》云：「晉武帝每餉山濤恆少。謝太傅以問子弟，車騎答曰：『當由欲者不多，而使與者忘少。』」余嘉錫，頁 137。

題在於固執不懂變通，謝曜則需要再加強文雅。至於弘微文學德行平衡發展，所以謝混勉勵他要持之以恆。

再如靈運喜歡臧否人物、物議是非，謝混怕這種個性會為靈運帶來禍患，就想辦法讓謝瞻勸靈運收斂：

靈運好臧否人物，混患之，欲加裁折，未有方也，謂瞻曰：「非汝莫能。」乃與晦、曜、弘微等共遊戲，使瞻與靈運共車，靈運登車，便商較人物，瞻謂之曰：「祕書早亡，談者亦互有同異。」靈運默然，言論自此衰止。¹⁷

謝混並不以權威者的角色來制止靈運，而是運用同儕的友情力量來導正靈運。謝瞻含蓄地告訴靈運，因為靈運的父親很早就過世，所以沒有人能夠管得住他，若他的父親還在世，意見也不一定跟靈運相同。

謝氏家教既能涵泳家族群體的興味，也重視個體性情的培護，在這種環境下成長起來的子弟無疑會有一種卓犖不羈的風姿，因此〔梁〕袁昂以「如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者，奕奕有一種風氣」，品評王羲之法書。¹⁸艾倫·溫納(ELLEN WINNER)在《創造的世界--藝術心理學》說：「有創造力的劇作家充滿進取精神和獨立性，……他很有可能是來自一個培養他的自主性的家庭。」¹⁹郭有遙根據各種研究表示，具有高度創造力的兒童或成人，在其早年的家庭經驗中都享有充分的獨立與自由。²⁰據前述謝氏家教的特點與西方創造力研究推論，謝靈運創造力的養成即來自一個尊重子弟才性與自由的家族。

2. 通才培養轉向偏重文學

陳郡謝氏從謝鯤開始即培養子弟多方面的藝能，諸如：清談、²¹音樂、舞蹈、圍棋、書法、繪畫、漁弋甚至服飾，無所不善。²²然而宋初文帝「博涉經史，尤善隸書」，喜好文儒，對文士加以禮待或親任，²³繼位的孝武帝：「好文章，天

¹⁷《宋書·卷五十六·列傳第十六·謝瞻、孔琳之》，同註 7，頁 1557-1558。

¹⁸〔梁〕袁昂，《書評》，收於明·陶宗儀編：《說郛》（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81 冊，1983），卷 86，頁 881-827。

¹⁹溫納(Ellen Winner)著、陶東風等譯，《創造的世界：藝術心理學》（臺北：田園城市文化，2000），頁 50。

²⁰同註 1，頁 202。

²¹參見陳恬儀，《謝靈運仕隱曲折研究》，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 年)，第三章第一節，頁 121-123；第三章第三節，頁 149-151。

²²關於謝家子弟多方面的藝能，詳見施又文，〈多才多藝的陽夏謝氏〉，《明道通識論叢》，第 8 期(2010 年 12 月)，頁 123-128。

²³《宋書·卷六十六·列傳第二十六·何尚之》：「尚之雅好文義，從容賞會，甚為太祖

下悉以文采相尚。」(《南史·卷二十二·列傳第十二·王曇首附儉傳》)文藝鑑賞與創作能力的高低，遂成為評判士人才學的標準之一。

《宋書》本傳提到靈運「少好學，博覽群書」，他受教之初，以文學為學習的主要內容：「伊昔齠齔，實愛斯文。援紙握管，會性通神。詩以言志，賦以敷陳。箴銘誄頌，咸各有倫。」(《山居賦》)²⁴《說文解字》云：「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齠」，依《山居賦》所云，靈運八歲開始讀書，吻合《宋書》本傳中說謝靈運「少好學，博覽群書」中「少」的記載。隨著年齡漸長，除了文義之外，還有更多的學程，靈運《答中書》之二：「仰儀前修，綢繆儒史。」²⁵儒學、史籍與前賢作品，是「烏衣之遊」的進階課程，此外還涉獵道家、國史家傳、兵家、醫家、天文曆法、地理卜筮等等：「見柱下之經二，睹濠上之篇七。承未散之全樸，救已頽於道術。嗟夫！六藝以宣聖教，九流以判賢徒。國史以載前紀，家傳以申世模。篇章以陳美刺，論難以覈有無。兵技醫日，龜筮筮夢之法，風角冢宅，算數律歷之書。」(《山居賦》)

雖然謝家子弟受教的內容非常博雜，但自謝混伊始，不管從謝氏個人傳記或其作品的流傳來看，謝氏人才已經偏向「文學」一門發展：

(謝混)少有美譽，善屬文。(《晉書·卷七十九·列傳第四十九·謝混》)

(謝瞻)年六歲，能屬文，為《紫石英贊》、《果然詩》，當時才士，莫不歎異。……瞻善於文章，辭采之美，與族叔混、弟靈運相抗。(《宋書·卷五十六·列傳第十六·謝瞻》)

(謝晦)涉獵文義，博瞻多通。(《南史·卷十九·列傳第九·謝晦》)靈運……少好學，博覽群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宋書·卷六十七·列傳第二十七·謝靈運》)

(謝惠連)幼而聰敏，年十歲，能屬文。(《宋書·卷五十三·列傳第十三·謝方明傳附》)

(謝莊)年七歲，能屬文。(《南史·卷二十·列傳第十·謝弘微》)

(謝朓)少好學，有美名，文章清麗。(《南齊書·卷四十七·列傳第二十八·謝朓》)

所知。」同註7，頁1733。

²⁴見顧紹柏，《謝靈運集校注》(臺北：里仁書局，2004)，頁464。以下引用之謝靈運詩文全出自本書，再次引用僅標識編者與頁碼。

²⁵顧紹柏，頁1。

(謝朓)年十歲，能屬文。(《梁書·卷十五·列傳第九·謝朓》)

(謝舉)幼好學，能清言……。舉年十四，嘗贈沈約五言詩，為約稱賞。(《梁書·卷三十七·列傳第三十一·謝舉》)

(謝暉)風神清雅，頗善屬文。(《南史·卷二十·列傳第十·謝弘微》)

(謝貞)八歲，嘗為春日閑居五言詩，從舅尚書王筠奇其有佳致，謂所親曰：「此兒方可大成，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由是名輩知之。(《陳書·卷三十·列傳第二十六·孝行》)

根據《隋書經籍志》著錄陳郡謝氏的別集有：《國子祭酒謝衡集》二卷，《晉太守謝鯤集》六卷(梁二卷)，《衛將軍謝尚集》十卷，錄一卷，《晉散騎常侍謝萬集》十六卷(梁十卷)，《晉太傅謝安集》十卷(梁十卷，錄一卷)，《車騎司馬謝韶集》三卷，《車騎長史謝朗集》六卷，錄一卷，《車騎將軍謝玄集》十卷，錄一卷，《晉驃騎長史謝景重集》一卷，《晉左僕射謝混集》三卷(梁五卷)，《晉江州刺史王凝之妻謝道韞集》二卷，《宋豫章太守謝瞻集》三卷，《宋司徒參軍謝惠連集》六卷(梁五卷，錄一卷)，《宋太常謝弘微集》二卷，《宋臨川內史謝靈運集》十九卷(梁二十卷，錄一卷)，《太尉諮議參軍謝元集》一卷，《宋金紫光祿大夫謝莊集》十九卷(梁十五卷)，《齊東海太守謝顥集》十六卷，《謝朓集》十卷，《齊吏部郎謝朓集》十二卷，《謝朓集》一卷，《謝朓集》十五卷，《晉安太守謝纂集》十卷，《謝綽集》十一卷，計二十四部，一百九十四卷。謝混之前的謝氏別集有六十四卷，連同謝混在內以後的別集則有一百三十卷。依據《隋書經籍志》著錄陳郡謝氏的總集有：謝混撰《文章流別本》十二卷，謝靈運撰《賦集》九十三卷，謝靈運撰《詩集》五十卷(梁五十一卷)，謝靈運撰《詩集鈔》十卷(梁有《雜詩》十卷，錄一卷，謝靈運撰)，謝朓撰《雜言詩》五卷，謝靈運集《詩英》九卷(梁十卷)，謝靈運撰《迴文集》十卷，謝莊撰《讚集》五卷，謝莊撰《誄集》十五卷，謝靈運集《七集》十卷，謝莊撰《碑集》十卷，謝靈運撰《連珠集》五卷。總集類之謝氏著述全部編定於謝混以後，尤其謝靈運編撰的成績最為可觀。²⁶證諸鍾嶸《詩品》品評謝家詩人，靈運入上品，謝混、謝瞻、謝惠連、謝朓入中品，謝莊、謝超宗入下品，全部是謝混之後的謝家子弟。²⁷

《宋書·卷五十八·列傳第十八·謝弘微》云：

(謝)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姪子靈運、瞻、曜、弘微並以文義賞會。嘗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之遊，混五言詩所云「昔為

²⁶《隋書·卷三十五·志第三十·經籍四》，〔唐〕魏徵等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隋書》(臺北：鼎文書局，1979)，別集部，頁 1064-1081；總集部，頁 1082-1090。

²⁷〔梁〕鍾嶸著、曹旭集注，《詩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烏衣遊，戚戚皆親姪」者也。其外雖復高流時譽，莫敢造門。²⁸

顯然，謝混等人已經自然形成了一個謝氏文學群體，其標格之高、聲譽之隆，當時勝流為之聳動，無人能與之頡頏。作為晚輩的沈約記錄這段史事時，字裏行間仍流露出歎賞仰慕之情。²⁹

3. 營造優雅環境，涵泳詩文經藝

謝氏族人繼承謝鯤熱愛山水的家族傳統，謝安、謝萬皆以寄情丘壑自許。

謝安盤桓東山二十年，「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³⁰即使入朝做官，仍在建康「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遊集，肴饌亦屢費百金。」³¹謝安的產業傳到嫡孫謝混，「田業十餘處，僮僕千人，……東鄉君薨(案：謝混妻)，資財鉅萬，園宅十餘所，又會稽、吳興、琅邪諸處，太傅(案：謝安)、司空琰(案：謝安子)時事業，奴僮猶有數百人。」³²

以山水自然作為宴會的廣場，既可以飽覽山水，並享受佳餚歌舞之娛。杯觥酬酢，足以培養子弟的人際應酬；山水、音樂與歌舞，豐富了子弟的藝術內涵。謝氏家族通過營造優美的生活環境，使子弟在日常中體驗自然之美，在生活審美化的過程中，浸漸提高審美能力。

最為人稱道的是謝玄這一支居處環境之優美。《宋書·卷六十七·列傳第二十七·謝靈運》言「靈運父祖並葬始寧縣，並有故宅及墅」，酈道元《水經注·卷四十·漸水》形容該地有平坦的土山綿延，澄澈的湖水像遠處的一面鏡子。在浦陽江曲折處蓋樓，樓邊種滿桐樹、梓樹，森秀高聳，十分可愛。當地人叫它「桐亭樓」，樓的兩面都靠江邊，可以滿足登高遠望的情趣。採集蘆葦和捕魚的人廣佈江中，湖中築路，路很平直向東延伸，山中有三間精舍，高高的屋脊凌駕雲霄之上，下垂的屋簷如帶橫空。俯視平原上的樹林，煙靄飄浮在精舍之下，山水寧靜，很可以做為隱居之地。³³

²⁸ 《宋書·卷五十八·列傳第十八·王惠、謝弘微、王球》，同註7，頁1590-1591。

²⁹ 程章燦，〈陳郡陽夏謝氏 六朝文學士族之個案研究〉，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主編，《魏晉南北朝文學論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頁530-535。

³⁰ 《晉書·卷七十九·列傳第四十九·謝尚、謝安》，同註4，頁2069-2092。

³¹ 同前註。

³² 《宋書·卷五十八·列傳第十八·王惠、謝弘微、王球》，同註7，頁1591-1593。

³³ 酈道元《水經注·卷四十·漸水》云：「浦陽江自嶠山東北，逕太康湖，車騎將軍謝玄田居所在。右濱長江，左傍連山，平陵修通，澄湖遠鏡。於江曲起樓，樓側悉是桐梓，森聳可愛，居民號為桐亭樓，樓兩面臨江，盡升眺之趣。蘆人漁子，泛濫滿焉。湖中築路，東出趨山，路甚平直，山中有三精舍，高甍凌虛，垂簷帶空，俯眺平林，煙杳在下，水陸寧晏，足為避地之鄉矣。」見陳橋驛，《水經注校釋》(杭州：

謝靈運後來又修營南山新墅「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宋書》謝靈運本傳），及石門新居「四面高山，迴溪石瀨，茂林修竹」。³⁴靈運姪子謝莊以風、月、景、山、水為他的五個孩子命名。到了梁朝，謝莊嫡孫謝舉將「宅內山齋捨以為寺，泉石之美，殆若自然。」³⁵可見山水風月幾百年來滲透進謝氏家族的生活。

謝氏族長在安排家庭聚會或社交活動時，往往挑選景致優美的場地，或風月合宜的時機，讓子弟感受美、體驗美、鑑賞美乃至再現美，文學創作於是伴隨觀覽遊歷自然發生。《世說新語·言語第二》記載了在謝安主持下的一次家庭文學活動：

謝太傅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胡兒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第 71 則）³⁶

大雪紛飛、銀妝素裹的自然美景蘊涵了豐富的審美因子，有利於激發想像力、審美感興以及審美創作的表達。謝安參與藝文活動，與子姪平等討論，進行審美鑑賞，繼而以咏雪為題，即景咏物創作。施教的步驟是講論文義，鑑賞美景、進行創作，他提問時態度「欣然」，結束時則「大笑樂」，家庭文藝教育在輕鬆、平等和開放的氣氛下進行。《世說新語·文學第四》云：謝公因子弟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過稱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公曰：「訏謨定命，遠猷辰告。」謂此句偏有雅人深致。（第 52 則）³⁷

這又是一次在家庭活動中營造情感交流、實施藝文教育的例子。

子姪們也願意將作品給謝安指點，謝道韞〈擬嵇中散詠松〉詩，³⁸就受到謝安的鼓勵，評價此詩不是「屋下架層」的產物，而有自己的獨特感悟。這樣一個文學氛圍濃厚的家庭，道韞深以為傲，因此對於自己離家出嫁，喪失與一門叔伯兄弟切磋文藝的機會而深感遺憾（《世說新語·賢媛第十九》第 26 則）。³⁹

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頁 701。

³⁴顧紹柏，頁 256。

³⁵《南史·卷二十·列傳第十·謝弘微》，見〔唐〕李延壽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南史附索引》（臺北：鼎文書局，1976），頁 549-567。

³⁶胡兒即謝朗，劉孝標注《世說新語》引《續晉陽秋》，謂其「文義艷發」；兄女即謝道韞（或作蘊），劉注引《婦人集》稱其「有文才」，二人並有文集行世。

³⁷余嘉錫，頁 235。

³⁸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臺北：木鐸出版社，1983），晉詩卷十三，謝道韞，頁 913。

³⁹《世說新語·賢媛第十九》云：「王凝之謝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還謝家，意大不說。太傅慰釋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材亦不惡，汝何以恨乃爾？』」答曰：

「善屬文」的謝混繼承了先祖謝安教育子弟的風範，有意識地安排「文義賞會」來培養子姪的文學才能。《宋書·卷五十八·列傳第十八·謝弘微》記載：

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靈運、瞻、晦、曜、弘微以文義賞會。

謝瞻、謝靈運都有名士風標，詞采偕美，謝瞻曾經寫了一首〈喜霽詩〉，經靈運抄寫、謝混吟詠，當時驃騎將軍王弘在座側聽，歎為三絕。在這樣遊於藝的活動中，無疑能薰陶、鍛煉子弟的文學藝術修養。

謝靈運與姪子惠連亦師亦友，靈運歸隱始寧，惠連「凌澗尋我室，散帙問所知」、彼此「悟對無厭歇」（〈酬從弟惠連〉），⁴⁰兩人同題的詩有：〈隴西行〉、〈豫章行〉、〈燕歌行〉、〈鞠歌行〉、〈順東西門行〉、〈七夕詠牛女〉等，互相酬酢的詩有：〈離合〉、〈作離合〉；〈酬從弟惠連〉、〈西陵遇風獻康樂〉。惠連稱靈運為「哲兄」（〈西陵遇風獻康樂〉）、靈運讚許惠連的文章是：「張華重生，不能易也」。⁴¹

到了謝莊時，依然帶著他的五個孩子，在休閒遊戲的活動中潛移默化地傳遞家族的審美化趣味與技巧：「莊游土山，使拙命篇，攬筆便就。」⁴²通過美麗的居家環境以及山水遊歷，陳郡謝氏家族所提供的境教與家教為子弟涵泳詩文經藝的興味。

美國心理學教授郭有暹在《創造心理學》說：「一個文化資料富足，容許個體獨立自由的環境」，會是「創造動機與表現」百花齊放的溫床。⁴³

三、情深山水的祖德

謝鯤以放情山水、寄情丘壑自許，開啟謝氏家族「一丘一壑」的雅道。⁴⁴鯤姪子萬（謝安弟）「在林澤中，為自適上」（王羲之語），⁴⁵他寫了〈八賢論〉，以「隱

『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群從兄弟，則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頁 697。

⁴⁰顧紹柏，頁 250。

⁴¹《南史·卷十九·列傳第九·謝晦、謝裕、謝方明、謝靈運》，同註 35，頁 521-549。

⁴²同註 35，頁 557。

⁴³同註 1，頁 200。

⁴⁴明帝問謝鯤：「君自謂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世說新語箋疏·品藻第九》第 17 則）劉孝標注引《晉陽秋》曰：「鯤隨王敦下，入朝，見太子於東宮，語及夕，太子從容問鯤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孰愈？』對曰：『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臣不如亮。縱意丘壑，自謂過之。』」頁 513。

⁴⁵《世說新語·賞譽第八》云：「王右軍道謝萬石『在林澤中，為自適上』。歎林公『器朗神俊』。道祖士少『風領毛骨，恐沒世不復見如此人』。道劉真長『標雲柯而不扶疏』。」（第 88 則）

者為優，顯者為劣。」謝安高臥東山二十年，他和王羲之、許詢、支遁等人「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朝廷、藩王累徵，敦逼不從，即使因此被「禁錮終身」，謝安也晏然不屑。當時，謝萬雖為西中郎將，但是隱居不仕的謝安，「其名猶出萬之右」，「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⁴⁶謝安的退隱不單純是養望，他真心喜愛山水，嘗旅遊臨安山，坐在石室飽覽山景，悠然歎曰：「此去伯夷何遠！」說出對伯夷遠離現實政治、隱退山林的嚮往。《世說新語·言語第二》云：「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第 70 則）

謝安在謝尚病故、謝萬被廢為庶人之後，為家族計入朝作官，還是懷念東山隱居的生活，他在京城建康土山蓋別墅，樓館林竹美不勝收。即使面臨前秦苻堅八十萬大軍壓境，他仍以「游涉」來讓頭腦冷靜。淝水戰捷，謝安聲望達到極點，卻被權臣猜忌出鎮廣陵時，他：「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於言色。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汎海之裝，欲須經略粗定，自江道還東。」（《晉書·謝安傳》）

謝安、謝萬曾參與羲之蘭亭修禊，賦詩歌詠。謝萬的兩首〈蘭亭詩〉幾乎全為景物描繪，而無玄學議論。⁴⁷謝安的四言〈蘭亭詩〉指出「有懷春遊」旨在寄傲林丘，借山水遣懷，純粹山水景物的描寫佔全詩八分之四，詩的結構先述春遊原因，接著寫景。另一五言〈蘭亭詩〉則先述「欣佳節」的心情，接著寫景，再以玄理道來。⁴⁸這樣的結構，無疑對謝靈運山水詩的結構佈局有啟示的作用。

謝道韞是謝玄的姐姐，靈運的姑祖母，她的詠雪詩以隨風飄揚的柳絮譬喻雪花輕柔飛旋形狀，傳達雪花空靈迷離的神韻。另一首〈泰山吟〉：「峨峨東岳高，秀極衝青天。岩中間虛宇，寂寞幽以玄。非工復非匠，雲構發自然。……」⁴⁹再三讚賞東岳的雄偉壯觀，並抒寫離塵返道的情懷，直可令寡情淡意的玄言詩家斂容卻步了。

謝安姪謝玄早年也無意仕宦，醉心於垂釣溪上：「居家大都無所為，正以垂綸為事，足以永日。北固下大鱸，一出釣得四十七枚。（〈與兄書〉）《全晉文》收入他十篇文字中，就有四篇都與釣魚有關，⁵⁰恰似莊子之徒，「就藪澤，處閑曠，釣魚閑處。」（《莊子·刻意》）《晉書》本傳說玄「及長，有經國才略，

⁴⁶參見《晉書·謝安傳》，同註 30。《世說新語·排調第二十五》，第 26 則，余嘉錫，頁 801。

⁴⁷同註 38，晉詩卷十三，謝萬，頁 906-907。

⁴⁸同註 38，晉詩卷十三，謝安，頁 906。

⁴⁹同註 38，晉詩卷十三，謝道韞，頁 912。

⁵⁰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臺北：宏業書局，1975），卷八十三，全晉文，頁 1940。

屢辟不起。後與王珣俱被桓溫辟為掾，並禮重之。」因此王珣就其小字生義，取笑謝玄為「吳興溪水中釣魚的羯奴」，⁵¹即因謝安擔任吳興令時，玄曾隨同前往。後來前秦苻堅來犯，「諸將敗退相繼」，謝玄接受謝安命令，應機征討「所在克捷」。等謝安過世，朝中無人奧援，謝玄：「便求解駕東歸，以避君側之亂，廢興隱顯，當是賢達之心，故選神麗之所，以申高棲之意。經始山川，實基於此。」（〈山居賦〉注）因此，謝瞻說：「吾家以素退為業。」⁵²一語道出陳郡謝氏的莊老心態。

謝混是謝安的嫡孫，文采風華被推為江左第一。他在烏衣巷教養姪子靈運、瞻、晦、曜、弘微諸人，平常要求他們「仰儀前修，綢繆儒史」，假日則「嘯歌宴喜」（〈答中書〉之二），⁵³所以謝靈運〈齋中讀書〉詩云：「昔余遊京華，未嘗廢丘壑。」⁵⁴〈石室山〉詩說：「微戎無遠覽，總筭羨升喬。」⁵⁵

謝混〈遊西池〉一詩旅遊兼寫景書懷，⁵⁶詩計十八句，寫景的句子佔了八句，約二分之一弱。該詩的結構模式：敘遊——寫景——興情——悟理，與靈運山水詩的基本模式接近。謝混的山水新詩改變過去的玄言詩風，檀道鸞《續晉陽秋》云：「至義熙中，謝混始改。」（《世說新語·文學第四》第 85 則「簡文稱許掾」條下，劉孝標注引）⁵⁷

謝混創作山水詩的嘗試，對謝靈運是個良好的示範。據說謝靈運之「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登池上樓〉）即從謝混之「景晨鳴禽集，水木湛清華」（〈遊西池〉）轉化而來。但是謝混〈遊西池〉一類的山水佳作數量很少，因此

⁵¹《世說新語·雅量第六》云：「王僧彌、謝車騎共王小奴許集。僧彌舉酒勸謝云：『奉使君一觴。』謝曰：『可爾。』僧彌勃然起，作色曰：『汝故是吳興溪中釣碣耳，何敢講張！』謝徐撫掌而笑曰：『衛軍，僧彌殊不肅省，乃侵陵上國也。』」（第 38 則）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引李慈銘云：「案碣當作羯，玄之小名也。世說作遏。以封、胡推之，作羯為是。蓋取胡、羯字為小名，寓簡賤之意。如犬子、狗子、（亦作荀子。）佛犬之類。古人小名皆此義也。此舉其小名，故曰釣羯。」嘉錫案：「《御覽》四百四十六引《語林》：『謝碣絕重其姊』，正作『碣』，蓋羯、碣通用。」頁 376。

⁵²《宋書·卷五十六·列傳第十六·謝瞻、孔琳之》，同註 7，頁 1557。

⁵³同註 25。

⁵⁴顧紹柏，頁 91。

⁵⁵顧紹柏，頁 107。

⁵⁶謝混〈遊西池〉：「悟彼蟋蟀唱，信此勞者歌。有來豈不疾，良遊常蹉跎。逍遙越城肆，願言屢經過。回阨被陵闕，高台眺飛霞。惠風蕩繁囿，白雲屯曾阿。景晨鳴禽集，水木湛清華。褰裳順蘭芷，徙倚引芳柯。美人愆歲月，遲暮獨如何？無為牽所思，南榮誠其多。」同註 38，晉詩卷十四，謝混，頁 934。

⁵⁷余嘉錫，頁 262。

蕭子顯說他：「情新，得名未盛」。⁵⁸

陳郡謝氏「縱情丘壑」、「喜愛自然」的名士家風，遺澤了歷代子孫，而靈運喜愛山水之遊更勝於前輩。他年少時與親族在建康遊山玩水，永初三年離開京城之前，許下了：「將窮山海迹，永絕賞心悟」（〈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的心願，⁵⁹擔任永嘉太守之後，「肆意遊遨，遍歷諸縣，動逾旬朔」，即便後來在京師官任侍中，「穿池植援，種竹樹堇，……出郭遊行，或一日百六七十里，經旬不歸」。回到故鄉，兩次隱居始寧，「與隱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縱放為娛」、「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千重，莫不備盡」，他甚至開闢天姥山的道路以方便觀景：「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⁶⁰他的旅遊方式，即使皇室王侯、貴戚權臣也未必有類似的玩法。他的旅遊資歷長達二、三十年，足跡遍及現今的江蘇、浙江、江西與湖北、廣州等地。他旅遊時，有時步行、有時策馬、有時乘船，間有同一遊程參雜著不同的交通方式。⁶¹

無論仕隱，山水就是靈運生活的一部分，那麼，將山水與文學連結起來，山水詩的創作就是再自然不過了。謝靈運繼承與發展陳郡謝氏前人山水描寫的豐富累積，以自己的藝術實踐完成了玄言詩向山水詩的轉變，向「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文心雕龍·明詩第六》）的康莊前進。

四、自我認同與創作山水詩

謝靈運於〈撰征賦〉⁶²開首即高揭家族榮光：「系烈山之洪緒，承火正之明光。立熙載於唐後，申贊事於周王。疇庸命而順位，錫寶圭以徼疆。歷尚代而平顯，降中葉以繁昌。業服道而德徽，風行世而化揚。」炎帝神農氏又稱烈山氏，以火德而王，《元和姓纂》載謝氏為：「姜姓，炎帝之允。申伯以周宣王舅受封於謝，今汝南謝城是也，後失爵，以國為氏焉。」⁶³將謝氏的淵源推遠到炎帝神農氏，至於「立熙載於唐后，申讚事於周王」則說姜氏於堯時「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以及申伯輔弼周宣王、封於謝的事跡，綜上所述，謝氏先祖皆擔任輔弼天子、教化一方的諸侯。這種推源始祖的誦詞能夠凝聚家族的認同感，讓個人在族史中找到依據。

⁵⁸《南齊書·卷五十二·列傳第三十三·文學傳論》見〔梁〕蕭子顯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南齊書》（臺北：鼎文書局，1993），頁 908。

⁵⁹見顧紹柏，頁 54。

⁶⁰《宋書·卷六十七·列傳第二十七·謝靈運》，同註 7，頁 1743-1787。

⁶¹詳見施又文，〈謝靈運的遊蹤與交通方式〉，《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第 8 期（2016 年 8 月），頁 20-21。

⁶²顧紹柏，頁 363-372。

⁶³〔唐〕唐林寶撰，郁賢皓，陶敏整理：《元和姓纂》（北京：中華書局，1994），頁 514a。

至於晉代以來，曾叔祖謝安在內保全皇室「敦怙寵而判違，……彼問鼎而何階……謝昧迹而託規，卒安身以全里」；前秦苻堅渡江南犯，力排眾議「于時朝有遷都之議，人無守死之志」，運籌帷幄「緩轡待機，迫奔躡跡。遇雷池而振曜，次彭蠡而殲滌。穆京甸以清晏，撤多壘而寧役。」（〈撰征賦〉）所以《晉書·謝安傳》史臣讚頌他：「其有兼將相於中外，系存亡於社稷，負辰資之以端拱，鑿井賴之以晏安者，其惟謝氏乎！」而靈運的親祖父謝玄：「昔皇祖作藩，受命淮、徐，道固苞桑，勳由仁積。」（〈撰征賦〉序）自謝安以來，陳郡謝氏不世出的功勳，這是謝氏子孫精神之所寄，也是家族認同感與優越意識之根柢。

但是靈運在晉宋的仕進，卻屢遭挫折，劉裕當權時他被免官，劉宋建立之初，復被遠謫為永嘉太守，他所擔任的官職在外不足以見功立業，在朝不足以參與實權，這對祖勳赫赫的靈運來說，情何以堪？更何況族叔謝混勉勵子姪「風流由爾振」，振興家族！

不管過去、現在或未來，靈運的自我認同都是像謝安、謝玄一樣地參與權要，然而靈運的仕宦表現如同其自我覺察到的「輻質」、「薄弱」、「拙者」（〈撰征賦〉文），⁶⁴當他在建功立業的這部分認同瓦解時，如何來重建自我的信念與價值？如何找到自己在家族的位置呢？

如前所述，莊老心態的謝氏家族兼抱出處同歸，除了有「經略大志」之外，他們的骨子裡同時流著「隱退」的血液，謝瞻說：「吾家以素退為業」。淝水戰後，謝氏功高震主，引起了司馬氏皇室的戒備，晉孝武帝重用司馬道子削減謝氏權勢，謝安主動交出手上權力，自請出鎮廣陵，都督北伐軍事，本來打算「欲須經略粗定，自江道還東，」可惜「雅志未就，遂遇疾篤。」（《晉書·謝安傳》）至於謝玄雖曾「建大功淮、肥，江左得免橫流之禍」（〈山居賦〉注），但在謝安去世後，「選自然之神麗，盡高棲之意得」（〈山居賦〉），「解駕東歸，以避君側之亂。廢興隱顯，當是賢達之心，故選神麗之所，以申高棲之意。經始山川，實基於此。」（〈山居賦〉注）

靈運既不能蹈先祖之「遺武」，還有另一條「嘉遁」的路數，⁶⁵足以彌補其殘缺的認同感。當門第不能在政治上有建樹時，乃轉趨於在文辭上作表現，這也是六朝世族之常事，而山水又是謝氏的雅道徽記，把山水與文學結合起來，謝靈運乃轉向以創作山水詩作為補償功業的不完滿。

⁶⁴筆者曾經從心理分析來透視靈運的人格特質，他根本不是一塊做官的材料，〈從心理分析淺談謝靈運的仕隱衝突〉，《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第7期（2016年7月），頁21-28。

⁶⁵〈撰征賦〉云：「造步丘而長想，欽太傅之遺武。思嘉遁之餘風，紹素履之落緒。」

文學和才華一向是靈運競邀的資本，他既被排擠在實權之外，文學即成為他能夠繼續維持聲望的憑藉；他在政治的場域沒有自主性，可在山水中他卻能掌握自己、凌轢自然、征服山水，感受到一己的生命力，⁶⁶「遺情捨塵物，貞觀丘壑美」(〈述祖德〉之二)⁶⁷的高度成就，使他成為山水詩的鼻祖，高踞文學王國的至尊者。

創造心理學的研究發現，由良心壓力所產生的緊張，會產生昇華、復原與過度補償，這些是解決「社會限制慾力的出路」而產生的衝突的方法，藝術家藉由創造的活動發揮其潛能，將失常感與正常感調和，獲得認同感與心理的滿足。⁶⁸

高度創造力的人，如果他有過度的補償動機與企求完美感、優越感相結合，就會增加創造活動的持續性。⁶⁹

文章之撰作、文化上之活動，是維持謝氏家族與靈運個人聲望的另一法門。當靈運被貶永嘉，乃至隱居始寧，他寫的山水詩一躍千里，「每有一詩至都邑，貴賤莫不競寫，遠近欽慕，名動京師」(《宋書·卷六十七·列傳第二十七·謝靈運》)，靈運也因為文名日盛，被文帝徵為秘書監，重新開始他較為輝煌的仕宦生涯。

五、結語

自謝鯤躋身中朝名士以來，陳郡謝氏同時具備「出仕」與「隱退」的家風，為維持家族實力，培養佳子弟乃成為家族教育的重大課題。謝氏族長教育子弟時採用啟發與開導的方式，讓子弟自由發揮，培護了個體的性情，在這樣的教育環境下成長的謝氏子弟，較其他家族更能夠突破舊制、開創新格局。

南朝以後學術風氣轉向文史，謝混開始偏重文學一門教導子弟，其學習的生活環境相當優美，藉由境教與家教為子弟涵咏文藝興味與能力。

家族熱愛山水的門風，同樣影響了謝靈運，不管在朝或在野，山水就是他生活的一部份。當靈運無法整合建功立業的家族認同時，他為了重建自我的信念與價值，轉向家族所認同的山水領域發揮，創作出卓越的山水詩，以獲得自我認同感與心理上的滿足。

引用文獻

一、傳統典籍

〔梁〕沈約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宋書附索引》(臺北：鼎文書局，1975)

⁶⁶施又文，〈文學冠冕對謝靈運生命價值的意義〉，《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第 109 期(2010 年 10 月 15 日)，頁 24-31。

⁶⁷顧紹柏，頁 154。

⁶⁸同註 1，頁 102-118。

⁶⁹同註 1，頁 202。

- 〔梁〕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58）
- 〔梁〕蕭子顯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南齊書》（臺北：鼎文書局，1993）
- 〔梁〕鍾嶸著、曹旭集注，《詩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 〔梁〕袁昂，《書評》，收於明·陶宗儀編：《說郛》（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81 冊，1983）
- 〔唐〕李延壽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南史附索引》（臺北：鼎文書局，1976）
- 〔唐〕魏徵等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隋書》（臺北：鼎文書局，1979）
- 〔唐〕房玄齡等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晉書並附編六種》（臺北：鼎文書局，1976）

二、現代論著

-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臺北：王記書坊，1984）
- 林寶撰，郁賢皓、陶敏整理：《元和姓纂》（北京：中華書局，1994）
- 施又文，〈文學冠冕對謝靈運生命價值的意義〉，《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第 109 期(2010 年 10 月)
- 施又文，〈多才多藝的陽夏謝氏〉，《明道通識論叢》，第 8 期(2010 年 12 月)
- 施又文，〈從心理分析淺談謝靈運的仕隱衝突〉，《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第 7 期(2016 年 7 月)
- 施又文，〈謝靈運的遊蹤與交通方式〉，《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第 8 期(2016 年 8 月)
-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主編，《魏晉南北朝文學論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
- 郭有遜，《創造心理學增訂版》（臺北：正中書局，1991）
- 陳恬儀，《謝靈運仕隱曲折研究》，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
- 陳橋驛，《水經注校釋》（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
- 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臺北：木鐸出版社，1983）
- 溫納(Ellen Winner)著、陶東風等譯，《創造的世界：藝術心理學》（臺北：田園城市文化，2000）
- 劉明昌，《謝靈運山水詩藝術美探微》（臺北：文津出版社，2007）
- 錢穆，《中國學術論叢·三》（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5）
- 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臺北：宏業書局，1975）
- 顧紹柏，《謝靈運集校注》（臺北：里仁書局，2004）